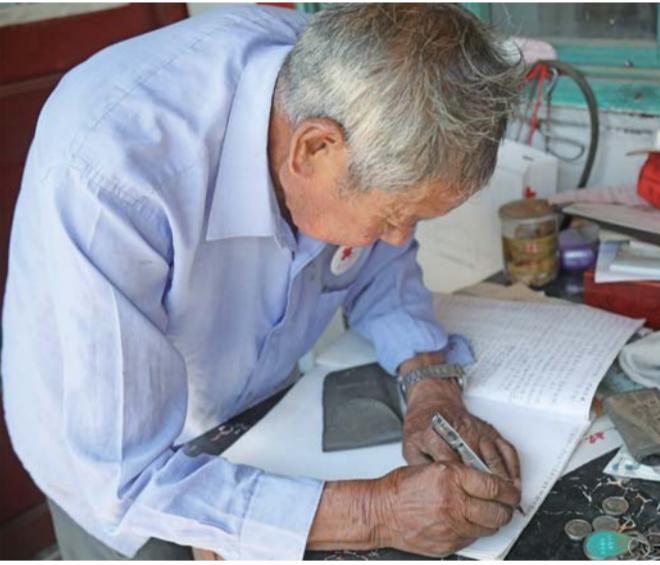


“磨刀老人”:一元一元积攒的爱



左上:吴锦泉老人在家门口为邻居磨刀。
右上:吴锦泉老人将磨刀得来的钱放入存钱罐。
下左:吴锦泉老人在家中将磨刀得来的收入记入账本。
下右:吴锦泉老人磨完刀骑车回家。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李雨泽摄于今年8月1日



本报记者李雨泽

在冬日暖阳的浸染下,江苏南通近郊一片宁静祥和,伴着几声鸡鸣犬吠,几缕炊烟袅袅,“嚓、嚓嚓、嚓、嚓嚓……”6片铁片敲打的清脆声音传遍乡野。循声望去,只见一老汉骑着自行车,由远而近,逐渐看见了她的面容,看见了他的皱纹和白发,也看见了衣服上的尘土和油渍。

“磨刀老人”吴锦泉,南通市港闸经济开发区五星村人,今年已90岁高龄。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老人常年把磨刀挣得的微薄收入用于慈善公益,多次向灾区、残疾儿童及需要帮助的人捐款。至今捐献金额累计超过18万元。

熙熙攘攘的城市,有人为了名利奔波,但名与利于老人而言,似乎如过眼云烟。很多人不理解老人的坚守,认为老人这样磨刀实在过于操劳,于是劝他不要太过操劳,多多休息,给自己改善改善伙食,而面对大家的关心,老人往往只是微微一笑,“我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能存下来多少,就捐多少”,他总是这样回应大家的关心。多年的操劳在老人的脸上刻上了岁月的痕迹,但他那始终如一的慈祥面容无不昭示着那底深藏的踏实丰富的精神世界。

乐善好施的品质是深深刻在吴锦泉的家族基因里的。吴锦泉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里从大到小一共育有6个孩子,除此之外,吴锦泉的父母还收养了三个弃婴,可谓古道热肠,父母的言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年幼的吴锦泉产生了深刻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他被传染了霍乱,多亏有邻居不远千里请来了医生,才捡回一条命,于是从那时起,吴锦泉暗自决定将这份沉重的恩情以帮助他人的方式传递下去,“一辈子,做好人、做好事”,吴锦泉已经坚持了40多年,他仍在路上。

1959年8月8日,吴锦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子,他清晰记得入党那天受到的教诲:“党号召我做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就一直记在心里。”他告诉大家,“修车老人”胡汉生是他的引路人,每次他磨刀回家都会路过胡汉生的修车摊,两人一来一往发现志趣相投,于是成为好友。长期以来,他将胡汉生视为师父,以胡汉生为榜样,将磨刀得来的微薄收入,一元一元地积攒起来,然后大把大把地捐,他俩也被称为“南通慈善双雄”。

记者采访吴锦泉的时候,发现他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有的是各种场合的领奖画面,有的是与各级领导

的合影,而当人们问及老人的获奖感受,老人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让他感到高兴的不是自己得到了表彰,而是看到这种慷慨解囊的义举能够传递下去。

如今,胡汉生已经与世长辞。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爱心捐款的行列,2011年吴锦泉倡导成立了“锦泉一元爱心社”。今年八月份爱心社组织金秋捐资助学活动之时,吴锦泉突发胆囊结石住进了医院,术后,面对前来看望的村干部,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记挂着的是他的捐助对象。他说:“我今天身上也没有钱,我答应那个硕士生的1000块钱,你们帮我先垫一下,等我好了,我再还给你们。”

当选“2015年感动中国人物”的时候,吴锦泉老人被问到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告诉我们:“捐款捐到90岁,活到老,磨刀到老,捐钱到老。”2019年12月8日,老人度过了他的90岁生日,而他的生活也并未发生改变。每天清晨,吴锦泉都会带着他的磨刀工具,骑上自行车出门,走街串巷,躬身打磨。

如今,老人依然住瓦房、烧土灶,布衣蔬食。每个月磨刀而得的两千多收入,吴锦泉自己只花三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老人的行为带动了一群人,影响了一座城,汇聚着城市的正能量,传递着城市的炽热温度。(参与:徐昌铭)



本报评论员张典标

上周,英国《自然》杂志发布2019年全球十大科学人物,北大教授邓宏魁是唯一上榜的中国学者。

邓宏魁和团队对人类干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使它们能抵御艾滋病病毒感染,随后移植到了一名罹患白血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身上。部分经基因编辑的细胞在患者体内持续存在了近两年且未引起明显副作用。

很多人对邓宏魁这样的科学家和研究内容只是“不明觉厉”。科学研究面临的压力也确实难为外人道。特别是一些前沿领域研究,很难确定研究的方向对不对,也不知要花多少时间和资金,甚至花了精力和资金能不能做出成果也不好说。

像邓宏魁这样能坐得住冷板凳的实验室潜伏者,撑起了我国科技大国的“脊梁”。他们是“大国重器”背后的人,是真正的“面壁者”。

据媒体报道,邓宏魁曾跟实验室同事讲,你们是想当一流的科学家还是想当别的,得想好了再来。当一流的科学家,就要全身心投入。

很多人面壁数十年,去世前也没等到投入心血的研究出成果。

那篇让邓宏魁登榜的研究成果,今年9月11日发表在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同为通讯作者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陈虎教授,是全国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这项研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陈虎教授于今年7月24日因病逝世,没能看到论文的发表。

1994年,陈虎从法国居里医学院学成归国,着力攻克放射病和白血病,2011年,陈虎团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我国干细胞研究领域首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正是陈虎教授带领着团队日复一日地努力,默默无闻地付出,才换来了第一批患者的健康,以及我国医学事业的进步。陈虎逝世后,一个病友在贴吧留言:多少病友的天塌了。

提起“面壁者”,人们总能想起“深藏功与名”的老一代科学家。在特殊年代,他们或者工作在与世隔绝的戈壁、深山,或者潜伏在知名的小山村,战天斗地,干着“惊天动地的事,做着隐姓埋名的人”。

本周,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人们送别了半生主持研制“风云一号”卫星的孟执中院士。新华社微博这样介绍这位老人:孟执中是我国卫星总体和卫星控制技术专家,也是我国极轨气象卫星的开拓者之一。1979年起他主持我国第一颗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的研制,任总设计师,1988年、1990年风云一号A、B星发射成功,填补了我国气象卫星空白,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研制成功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的国家。

孟执中曾回忆起当年的研究条件:“我刚到的时候没有实验室,也没有一台仪器。我们就住在村子里,农民在这里养猪,人们说我们这群人都住在‘养猪新村’里。”

其实,除了那些隐姓埋名的科学功勋之外,那些参与了重大科学工程的“螺丝钉”也是“面壁者”。他们中的不少人至今仍鲜为世人所知。

记者曾采访的四个上海姑娘,就属于这类。20世纪60年代,这四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在青海221厂参与制造原子弹,却一直被“蒙在鼓里”。姑娘们说,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发布时,厂里有一个工作人员十分惊讶:“我们国家还能制造这么厉害的武器?在哪生产的啊?”

如今,能证明其中一些人参与了当时制造原子弹的,只剩下一张老照片,或者简历上一句隐晦的话。为了保密,四个姑娘的简历上对这一段工作经历的描述仅是“在西宁市500号信箱工作”。尽管这样,现在“老姑娘”还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如今,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一个接着一个离开,今年我们已经送别了30多位两院院士。“面壁者”的继承人能耐得住寂寞吗?

在一些重大工程现场出现的年轻身影告诉我们,江山代有“面壁者”出。



我们不是“天河二号”,但可以给你 思考问题的脑力



微信扫码关注
《瞭望》新闻周刊公众号

微信扫码订阅
《瞭望》新闻周刊

全年52期 订阅价:353.6元

邮发代号:2-512

订阅电话:010-63076379